



文学的刨汤

□秋凡

在亲戚家订了一头大肥猪，请人宰杀后，邀了几个体己朋友吃刨汤饭。

农家小院里，灶火正旺，柴烟混着冬日寒气，丝丝袅袅。眼前这熟悉的一幕，让我一下子跌回儿时，心下顿时泛起杀了年猪就有脑脑吃的、最简单纯粹的欢喜。

站在2025年的岁末回望，这一年收获的暖意和欢喜，言之不尽。

特别值得一说的是，那个滋养我多年的文学梦，在今年落地开花了：9月，我的散文集《一池秋水》顺利出版；12月初，又在众朋友的鼎力支持下，新书发布会也圆满落成。

说到文学梦，就绕不开我的父亲，他是我文学路上最初的启蒙人。我现在要写好一篇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，时常感到吃力。可在我读小学时，父亲从远方寄回的家信，动辄就是三五万字，厚厚一沓，抵得上一篇中篇小说的文字量。那沉沉的信封，就是我对“书写”最初的认知。下工后，父亲总爱蜷在自己的小屋里，除了写信，就是翻查一本边角都磨毛了的《新华字典》。身边的同事、亲朋好友戏谑地称他“书呆子”。成年以后，当理想的天真在现实面前渐渐显形，我才恍然触及“书呆子”的孤独。

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很复杂的。一方面，我怨他性格中的软弱与暴躁，让母亲尝尽了生活的苦；另一方面，我也深深地理解他的失落心情——一个活在生活重压下的人，在粗糙的现实里渴望贴近心灵的对话时，却只能听见笔在纸上的摩擦声。这种矛盾的心绪，后来被我悉数写进了《卸了“锅儿”过大年》里。通过父

亲一生的三个时段，我试着理解他全部的辛苦。这篇文章，就像我在三十多年后，自己也成了家、有了孩子后才终于写下的回信。有些话，总要等到真正懂得，才说得出口。

父亲的小楷字写得极工整，一笔一画，像是每个字都被迫穿上了统一的制服：规整是规整，却也束住了语言的呼吸。我的字，虽不及他的字漂亮，却在纸上走着走着，就长出了想要呼吸的胳膊和跳舞的腿儿。最初，我只是在新浪博客上随意写写，内容很杂，笔力也浅。默默坚持了许多年，开始尝试投稿。慢慢地，从报纸副刊的短文，到文学期刊的版面，也总算有了些属于自己的印记。近两年，是我文学创作的高峰期，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累计有十来万字，那些曾想呼吸、跳舞的字，终于走出了纸面。我将它们收集整理，便有了散文集《一池秋水》。

作为书名的《一池秋水》一篇，曾有幸在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刊出。该文通过“小河口——黄浦江——汉丰湖”的地理与情感流动，勾勒出我前半生的生活轨迹。三者最终汇集成“一池秋水”：澄澈、坦然，且充满滋养的力量。那个从山村走向都市又回归故土的身影，也是一个时代里无数人寻觅安顿的缩影。

书中《再听十七岁》与《离别的车站》两篇，分别发表在《重庆晨报》与《重庆晚报》上。它们都回到了十七岁夏天的同一个清晨：小西门车站，晨光斑驳，

一群好友簇拥着即将远行上海的我。他们那句“离开了学校，还是可以学习”的叮嘱，至今仍回荡在我耳边。

在《一池秋水》的新书发布会上，当年前来送别的好友莎也来到了现场。再次提起当年车站别离之事，她眼里泛着泪光，一句哽咽的话，“美儿，你活成了我们骄傲的样子。”让台下的我倏地湿了眼眶。

读完定居成都的好友发来的消息，我的泪水更是止不住地往下淌。她说，看着新书发布会的视频，一边为我高兴，一边却不自觉地流泪，因为她比谁都清楚，这一路我走得多不容易。蓦地，许多被岁月掩埋的片段又浮上心头：曾因对文学梦那份“天真”的执着，屡次遭遇身边人的不解甚至嘲讽；那些“买书读书”的时光，也曾被一次次阻拦、干涉。而此刻，所有这些无人诉说的颠簸，仿佛都被远方那双温热的友谊之手稳稳接住、轻轻抚平。原来，真的有人看见，那些沉默的坚持，岁月都记得。

2025年，我的文学梦，终于随着《一池秋水》的诞生，悄然落地生根，并开出第一朵小花。但我知道，我的文学理想远不止如此。2026年，我期望自己的文字能更扎实深厚，也更期望这份对文学的热爱，不止于自我圆满，还能无偿地流动到身边文学爱好者身上，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。我盼望，自己这点“小我”的梦，能传递出一份温度，去温暖更多同样怀抱天真的

人。愿每个纯粹的做梦者，都能在文学的光亮里，确认自己梦想的真实与高贵。

那时，文学这锅“刨汤”，或许就能与今日灶上的这锅一样，热气蒸腾，滋味敦厚，滋养所有围坐的、天真的梦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坛子肉：藏在时光里的烟火味

□余美德

午后的阳光慵懒地透过窗纱，暖融融地洒在身上。爱人盘腿窝在沙发里，惬意地伸了个懒腰。这时，一股熬猪油的醇厚香气悄悄漫进客厅。她像是被那香气勾起了什么，喃喃道：“不晓得是哪个回事，就突然想吃坛子肉了。”

我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几分狡黠笑道：“你是不是害羞了？”

她立马把抱枕向我砸过来，脸上没好气地说道：“滚，有两个你还嫌不够，再生就要到坡上吃草了。”然后瞥了我一眼。

我下意识地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，想吃现成的就下馆子，还是等几天我来弄。”

她斜睨我：“就凭你？”

我赶忙接话：“下馆子，可以立马解馋。想尝家里的味道，我就去买肉试试。”

她忍不住“噗嗤”笑了，轻轻白了我一眼：“说得跟真的一样。那你倒说说，坛子肉是怎么做的？”

我挠挠头，凭着模糊印象猜测：“呃，不就是用坛子腌的酸酢肉嘛？”

她轻轻摇头，鼻尖先追上了那缕猪油香，像被谁打开了记忆阀门，声音沉下去——

“哪是酸酢肉哦……”

说起这坛子肉，那可是我们老家秀山腊月里的头等大事。她回忆着，声音里带

着旧时光的温度。

她清了清嗓子，像把灶屋的门一并推开——

那年我八岁，腊月二十三，院坝里早就支好了架子，摆开了那条油光锃亮的杀猪凳。爸爸请来的屠夫叔公嗓门亮堂，寨子里的汉子们都来帮忙。爸爸把年猪摞上板凳，让人端着接血的瓦钵，我听着猪叫吓得抖得像打摆子。等热闹忙完，大家围着锅吃刨汤猪，那叫一个暖和。等到第三天，肉彻底冷硬，血水也沥干了，爸爸才郑重地动刀，将肉切成核桃大小的块儿——这才是熬坛子肉的开始。这可是我们家乡特有的法子，把一头猪的丰盛，匀进一整年的辛劳里。山里头离场镇远，日子紧巴，赶场买肉太费事，老祖宗传下的这法子，最是实惠管用。

那时候啊，得先把肥厚的猪板油切成小块，架在柴火灶上，小火悠悠地煸。看着白生生的油膘在锅里滋滋作响，一点点收缩、变枇杷黄，清澈晶亮的油慢慢沁出来。油香混着柴火气，丝丝缕缕钻进鼻子，那是年关将近最踏实的味道。接着，把切成均匀小块的猪肉放进滚热的油锅里。这时候，可得全神贯注看好火候。肉皮下锅，先“噼”的一声炸出毛孔，再“破”的一声吐出小气泡，像谁偷偷在油里放了一串温水鞭炮。边缘渐渐泛起诱人的琥珀金，像是镶上了一层透亮的金边，色泽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只有一两块炸过了头，焦黑里卷着细碎的金边，“娥”（奶奶的称谓）却专挑那黑的吃，说焦香才是日子的真味。熬好了，等它自然凉透，然后连油带肉，小心翼翼地装进洗得干干净净的土陶坛子里。油要没过肉，封得严严实实。这熬透的猪油啊，冷了就像一层厚厚的密封盖，把肉紧紧裹在

里面，不透气，才不容易坏。只要坛沿不渗气，吃到端午不

坏。若是把坛子沉到地窖阴处，中秋开盖仍能闻到新鲜油香。只要油不坏，肉就新鲜。我们小时候可没冰箱，全凭这法子存肉。这坛子肉，就是我们童年灶屋飘出的、最温暖实在的念想。

尤其是打谷子的初秋，日头还烈，人从田里回来，像被抽了骨架……摸到地窖口，掀坛掏一块金黄透亮的肉……切几片厚实的丢进热锅，和着刚从菜园子收回来的青红辣椒，将它们切成辣椒丝“滋啦”一声爆响，瞬间腾起的白气裹着猪油焦香、辣椒的辛烈直冲鼻腔。再抓一把自家腌的大头菜丢下去翻炒，那咸香、酸香、油香猛烈地交织在一起……啊，满屋喷香！盛一碗热腾腾的米饭，夹一片肉，边缘微焦，内里软糯，热油逼出辣椒的冲劲，一口下去，累得散架的身子先软了半截，再配上自家酿的米酒，一碗下肚，浑身的困倦便烟消云散。就觉得日子再苦，也总有热腾腾的盼头。这坛子肉啊，就是我们山里人过日子的底气。

她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也有人用菜籽油炸，清亮不易哈嘴，我却偏喜欢猪油的绵软——那层雪白的凝脂，像给日子加了一床厚棉被。”

听着她沉浸的讲述，那些熬油的滋滋声、爆炒的噼啪响、混合的浓香，仿佛穿透时光扑面而来。那一刻，那坛子肉澄澈的金黄，在我眼中不再是简单的油与肉，而是化成了冬日灶膛里跳动的火光，化成了外婆弯腰在油锅前的身影。我明白，爱人想念的，是这团火光曾照亮的整个童年。关于家的最初也最绵长、渗入血脉的滋味。这滋味，是童年灶屋的烟火，是劳作归来的慰藉，是岁月深处无法复刻的温暖密码，早已化作心头那团暖黄的火光，一舔嘴唇就亮起来，在某个被油香唤醒的午后，悄然浮现。

如今，地窖换成了冰箱，可那坛子肉的法子，早成了秀山人家的生存智慧——用猪油封存的不只是肉香，更是把贫瘠日子过出甜润的韧性。那舌尖的记忆，就是一代人对时光的密码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爱如潮水（外二首）

□殷贤华

我习惯了与陌生人握手
我的主动与生俱来

我天天打开灿烂的笑容
这是心跳溢出的部分

为了爱，我甚至挥洒上万吨汗水
反正生命之泉用之不竭

站

相思鸟在云中站了好久
终于降落花园

晚风在树梢站了好久
终于滑落推开门窗

谁的手在门环边站了好久
终于听到迫近的喘息

鞭炮

纸糊的身体
弥漫钢的硬气

矮矮的个子
全身长满喉咙

小小的胸膛
藏着万吨的火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我曾

□程渝

我曾在飞机的舷窗俯瞰
灯火通明的城镇，犹如蛛网

里面有人想逃离
离开的人，将归期藏入回望

我曾在永安的路口平视
刻着村舍的石碑，也刻着龙溪河水

万家灯火，被傍晚唤醒
游子归来。他会在那里停留

轻抚碑面；在林立的屋舍中
寻得自我的归属

我曾趁着夜色返回
也曾网中，错认母亲保留的灯盏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